

漢書

人物全傳

[4]

「纪传版二十六史」 国学网精校本

「东汉」班固撰

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漢書

人物全传

[4]

列传〔下〕

〔纪传版二十六史〕 国学网精校本

〔东汉〕班固撰 周殿富主编 方铭点校

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纪传版
二十
八史



目 录

第四卷 列传

卷八十六·何武 王嘉 师丹	1377
卷八十七上·扬雄	1399
卷八十七下·扬雄	1431
卷八十八·儒林	1451
丁宽 / 施雠 / 孟喜 / 梁丘贺 / 京房 / 费直 / 高相 伏生 / 欧阳生 / 林尊 / 夏侯胜 / 周堪 / 张山拊 / 孔安国 申公 / 王式 / 辕固 / 后苍 / 韩婴 / 赵子 / 毛公 孟卿 / 胡毋生 / 严彭祖 / 颜安乐 / 瑕丘江公 / 房凤	
卷八十九·循吏	1476
文翁 / 王成 / 黄霸 / 朱邑 / 龚遂 / 召信臣	
卷九十·酷吏	1490
郅都 / 甯成 / 周阳由 / 赵禹 / 义纵 / 王温舒 / 尹齐 杨仆 / 咸宣 / 田广明 / 田延年 / 严延年 / 尹赏	
卷九十一·货殖	1512
范蠡 / 子赣 / 白圭 / 猗顿 / 乌氏羸 / 巴寡妇清 / 蜀卓氏 程郑 / 宛孔氏 / 丙氏 / 刀閒 / 师史 / 宣曲任氏	
卷九十二·游侠	1525
朱家 / 楚田仲 / 剧孟 / 王孟 / 郭解 / 萬章 / 楼护 陈遵 / 原涉	
卷九十三·佞幸	1542
邓通 / 赵谈 / 韩嫣 / 李延年 / 石显 / 淳于长 / 张放 / 董贤	
卷九十四上·匈奴	1557

卷九十四下·匈奴	1592
卷九十五·西南夷 南粤 闽粤 朝鲜	1620
卷九十六上·西域	1642
婼羌 / 鄯善国 / 且末国 / 小宛国 / 精绝国 / 戎卢国 / 扞弥国 渠勒国 / 于阗国 / 皮山国 / 乌秣国 / 西夜国 / 蒲犁国 / 依耐国 无雷国 / 难兜国 / 罽宾国 / 乌弋山离国 / 安息国 / 大月氏国 康居国 / 大宛国 / 桃槐国 / 休循国 / 捐毒国 / 莎车国 / 疏勒国 尉头国	
卷九十六下·西域	1662
乌孙国 / 姑墨国 / 温宿国 / 龟兹国 / 乌垒 / 渠犁 / 尉犁国 危须国 / 焉耆国 / 乌贪訾离国 / 卑陆国 / 卑陆后国 / 郁立师国 单桓国 / 蒲类国 / 蒲类后国 / 西且弥国 / 东且弥国 / 劫国 狐胡国 / 山国 / 车师前国 / 车师后国	
卷九十七上·外戚	1684
高祖吕皇后 / 孝惠张皇后 / 高祖薄姬 / 孝文窦皇后 孝景薄皇后 / 孝景王皇后 / 孝武陈皇后 / 孝武卫皇后 孝武李夫人 / 孝武钩弋赵婕妤 / 孝昭上官皇后 / 卫太子史良娣 史皇孙王夫人 / 孝宣许皇后 / 孝宣霍皇后 / 孝宣王皇后	
卷九十七下·外戚	1711
孝成许皇后 / 孝成班婕妤 / 孝成赵皇后 / 孝元傅昭仪 定陶丁姬 / 孝哀傅皇后 / 孝元冯昭仪 / 中山卫姬 孝平王皇后	
卷九十八·元后	1739
卷九十九上·王莽	1756
卷九十九中·王莽	1797
卷九十九下·王莽	1831
卷一百上·叙传	1864
卷一百下·叙传	1891

何武 王嘉 师丹

何武字君公，蜀郡郫县人也^①。宣帝时，天下和平，四夷宾服，神爵、五凤之间娄蒙瑞应^②。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，作《中和》、《乐职》、《宣布》诗三篇^③。武年十四五，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。是时，宣帝循武帝故事，求通达茂异士，召见武等于宣室^④。上曰：“此盛德之事，吾何足以当之哉！”以褒为待诏，武等赐帛罢。

①师古曰：“郫音疲。”②师古曰：“娄，古屡字也。”③师古曰：“中和者，言政教隆平，得中和之道也。乐职，谓百官万姓乐得其常道也。宣布，德化周洽，遍于四海也。”④师古曰：“殿名也，解在《贾谊传》。”

武诣博士受业，治《易》。以射策甲科为郎，与翟方进交志相友。光禄勋举四行^①，迁为鄠令，坐法免归。

①师古曰：“元帝永光元年诏举质朴、敦厚、逊让、有行义各一人。时诏书又令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，故武以此四行得举之也。”

武兄弟五人，皆为郡吏，郡县敬惮之。武弟显家有市籍，租常不入，县数负其课^①。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^②，显怒，欲以吏事中商^③。武曰：“以吾家租赋繇役不为众

先，奉公吏不亦宜乎！”武卒白太守，召商为卒吏，州里闻之皆服焉。

①师古曰：“以显家不入租，故每令县负课殿。”②师古曰：“求，姓；商，名也。”③师古曰：“中伤之也，又音竹仲反。”

久之，太仆王音举武贤良方正，征对策，拜为谏大夫，迁扬州刺史。所举奏二千石长吏必先露章，服罪者为亏除，免之而已^①；不服，极法奏之，抵罪或至死。

①师古曰：“亏，减也。减除其状，直令免去也。”

九江太守戴圣，《礼经》号小戴者也，行治多不法，前刺史以其大儒，优容之。及武为刺史，行部录囚徒，有所举以属郡^①。圣曰：“后进生何知，乃欲乱人治^②！”皆无所决。武使从事廉得其罪^③，圣惧，自免。后为博士，毁武于朝廷。武闻之，终不扬其恶。而圣子宾客为群盗，得^④，系庐江，圣自以子必死。武平心决之，卒得不死。自是后，圣惭服。武每奏事至京师^⑤，圣未尝不造门谢恩^⑥。

①师古曰：“属，委也，音之欲反。”②师古曰：“言武仕学未久，故谓之后进生也。”③师古曰：“廉，察也。”④师古曰：“聚为群盗而吏捕得也。”⑤师古曰：“刺史每岁尽，则入奏事于京师也。”⑥师古曰：“造，至也，音千到反。”

武为刺史，二千石有罪，应时举奏，其余贤与不肖敬之如一，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，州中清平。行部必先即学官见诸生^①，试其诵论，问以得失，然后入传舍，出记问垦田顷亩，五谷美恶^②，已乃见二千石，以为常^③。

①师古曰：“即，就也。学官，学舍也。”②师古曰：“记谓教命之书。”③师古曰：“常依次第也。”

初，武为郡吏时，事太守何寿。寿知武有宰相器，以

其同姓故厚之。后寿为大司农，其兄子为庐江长史。时武奏事在邸，寿兄子适在长安，寿为具召武弟显及故人杨覆众等^①，酒酣，见其兄子^②，曰：“此子扬州长史^③，材能弩下，未尝省见^④。”显等甚惭，退以谓武，武曰：“刺史古之方伯，上所委任，一州表率也，职在进善退恶。吏治行有茂异，民有隐逸，乃当召见，不可有所私问。”显、覆众强之，不得已召见，赐卮酒^⑤。岁中，庐江太守举之^⑥。其守法见惮如此。

①师古曰：“具谓酒食之具也。”②师古曰：“令出见显等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言扬州部内长史也。”④师古曰：“省，视也。言不为武所识拔也。”⑤师古曰：“对赐一卮之酒也。”⑥师古曰：“终得武之力助也。”

为刺史五岁，入为丞相司直，丞相薛宣敬重之。出为清河太守，数岁，坐郡中被灾害什四以上免。久之，大司马曲阳侯王根荐武，征为谏大夫。迁兖州刺史，入为司隶校尉，徙京兆尹。二岁，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盘辟雅拜^①，有司以为诡众虚伪^②。武坐左迁楚内史，迁沛郡太守，复入为廷尉。绥和元年，御史大夫孔光左迁廷尉，武为御史大夫。成帝欲修辟雍，通三公官^③，即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^④。武更为大司空，封汜乡侯，食邑千户。汜乡在琅邪不其^⑤，哀帝初即位，褒赏大臣，更以南阳犍之博望乡为汜乡侯国^⑥，增邑千户。

①服虔曰：“行礼容拜也。”师古曰：“盘辟犹言盘旋也。辟音闕。”②师古曰：“诡，违也。”③师古曰：“通，开也，谓更开置之。”④师古曰：“就其所任之人而并官俱改，不别拜授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为后改食博望乡，故此指言在琅邪不其也。泛音凡。其音基。”⑥师古曰：“犍音昌牛反。”

武为人仁厚，好进士，奖称人之善^①。为楚内史厚两龚，在沛郡厚两唐^②，及为公卿，荐之朝廷。此人显于世者，何侯力也，世以此多焉^③。然疾朋党，问文吏必于儒者，问儒者必于文吏，以相参检。欲除吏，先为科例以防请托。其所居亦无赫赫名，去后常见思。

①师古曰：“奖，劝也，进而劝之。”②师古曰：“两龚，龚胜、龚舍也。两唐，唐林、唐尊也。”③师古曰：“多，重也，重武进贤也。”

及为御史大夫司空，与丞相方进共奏言：“往者诸侯王断狱治政，内史典狱事，相总纲纪辅王，中尉备盗贼。今王不断狱与政^①，中尉官罢，职并内史。郡国守相委任，所以壹统，信安百姓也^②。今内史位卑而权重，威职相踰，不统尊者，难以为治。臣请相如太守，内史如都尉，以顺尊卑之序，平轻重之权。”制曰：“可。以内史为中尉。”初武为九卿时，奏言宜置三公官，又与方进共奏罢刺史，更置州牧，后皆复复故^③，语在《朱博传》。唯内史事施行。

①师古曰：“与读曰豫。”②师古曰：“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又依其旧也。下复音扶目反。”

多所举奏，号为烦碎，不称贤公。功名略比薛宣，其材不及也，而经术正直过之。武后母在郡，遣吏归迎。会成帝崩，吏恐道路有盗贼，后母留止，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^①。哀帝亦欲改易大臣，遂策免武曰：“君举错烦苛，不合众心^②，孝声不闻，恶名流行，无以率示四方。其上大司空印绶，罢归就国。”后五岁，谏大夫鲍宣数称冤之，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对，而高安侯董贤亦荐武，武由是复征为御史大夫。月余，徙为前将军。

①师古曰：“左右谓天子侧近之臣。”②师古曰：“错，置也，音千故反。”

先是，新都侯王莽就国，数年，上以太皇太后故征莽还京师。莽从弟成都侯王邑为侍中，矫称太皇太后指白哀帝，为莽求特进给事中。哀帝复请之，事发觉^①。太后为谢，上以太后故不忍诛之，左迁邑为西河属国都尉，削千户。后有诏举大常，莽私从武求举，武不敢举。后数月，哀帝崩，太后即日引莽入，收大司马董贤印绶，诏有司举可大司马者。莽故大司马，辞位辟丁、傅^②，众庶称以为贤，又太后近亲，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。武为前将军，素与左将军公孙禄相善，二人独谋，以为往时孝惠、孝昭少主之世，外戚吕、霍、上官持权，几危社稷^③，今孝成、孝哀比世无嗣^④，方当选立亲近辅幼主，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^⑤，亲疏相错，为国计便^⑥。于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，而禄亦举武。太后竟自用莽为大司马。莽风有司劾奏武、公孙禄互相称举^⑦，皆免。

①师古曰：“哀帝反更以此事请于太后，太后本无此言，故矫事发觉也。复音扶目反。”②师古曰：“辟读曰避。”③师古曰：“几音钜依反。”④师古曰：“比，频也。”⑤师古曰：“异姓谓非宗室及外戚。”⑥师古曰：“错谓间杂也。”⑦师古曰：“风读曰讽。”

武就国后，莽寢盛，为宰衡^①，阴诛不附己者。元始三年，吕宽等事起。时大司空甄丰承莽风指^②，遣使者乘传案治党与^③，连引诸所欲诛，上党鲍宣，南阳彭伟、杜公子^④，郡国豪桀坐死者数百人。武在见诬中，大理正槛车征武，武自杀。众人多冤武者，莽欲厌众意，令武子况嗣为侯^⑤，谥武曰刺侯^⑥。莽篡位，免况为庶人。

①师古曰：“寢，渐也。”②师古曰：“风谓风采也。指，意也。”③师古曰：“传音张恋反。”④师古曰：“彭伟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阳人。”⑤师古曰：“厌，满也，音一贍反。”⑥师古曰：“刺音来曷反。”

王嘉字公仲，平陵人也。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，坐户殿门失阑免^①。光禄勋于永除为掾，察廉为南陵丞^②，复察廉为长陵尉。鸿嘉中，举敦朴能直言，召见宣室，对政事得失，超迁太中大夫。出为九江、河南太守，治甚有声。征入为大鸿胪，徙京兆尹，迁御史大夫。建平三年代平当为丞相，封新甫侯，加食邑千一百户。

①师古曰：“户，止也。嘉掌守殿门，止不当入者而失阑入之，故坐免也。《春秋左氏传》曰‘屈荡户之’。”②师古曰：“南陵，县名，属宣城。”

嘉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，上甚敬之。哀帝初立，欲匡成帝之政，多所变动^①，嘉上疏曰：

①师古曰：“匡，正也，正其乖失者。”

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。孔子曰：“材难，不其然与^①！”故“继世立诸侯，象贤也^②。”虽不能尽贤，天子为择臣，立命卿以辅之^③。居是国也，累世尊重，然后士民之众附焉，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。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，往者致选贤材，贤材难得，拔擢可用者，或起于囚徒。昔魏尚坐事系，文帝感冯唐之言，遣使持节赦其罪，拜为云中太守，匈奴忌之。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，拜为梁内史，骨肉以安^④。张敞为京兆尹，有罪当免，黠吏知而犯敞，敞收杀之，其家自冤，使者覆狱，劾敞贼杀人^⑤，上逮捕不下^⑥，会免，亡命数十日，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，卒获其用。前世非私此三人，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。

①师古曰：“《论语》载孔子之言也。材难，谓有贤材者难得也。与读曰坎。”②师古曰：“象其先父祖之贤耳，非必其人皆有德也。”③师古曰：“命卿，命于天子者也。”④师古曰：“言梁孝王得免罪也。”⑤师古曰：“覆音芳目反。”⑥师古曰：“言使者上奏请逮捕敞，而天子不下其事也。下音胡稼反。”

孝文时，吏居官者或长子孙，以官为氏，仓氏、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。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，然后上下相望，莫有苟且之意。其后稍稍变易，公卿以下传相促急，又数改更政事^①，司隶、部刺史察过悉劾，发扬阴私^②，吏或居官数月而退，送故迎新，交错道路。中材苟容求全^③，下材怀危内顾^④，壹切营私者多。二千石益轻贱，吏民慢易之^⑤。或持其微过，增加成罪，言于刺史、司隶，或至上书章下^⑥；众庶知其易危^⑦，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。前山阳亡徒苏令等从横^⑧，吏士临难，莫肯伏节死义，以守相威权素夺也^⑨。孝成皇帝悔之，下诏书，二千石不为纵^⑩，遣使者赐金，尉厚其意，诚以为国家有急，取办于二千石，二千石尊重难危，乃能使下。

①师古曰：“更亦变也。”②师古曰：“悉，尽也。言事无大小尽皆举劾，过于所察之条也。”③师古曰：“不敢操持群下也。”④师古曰：“常恐获罪，每为私计也。”⑤师古曰：“易亦轻也，音弋豉反。”⑥师古曰：“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。”⑦师古曰：“言易可倾危也。”⑧师古曰：“从音子用反。横音胡孟反。”⑨师古曰：“守，郡守也。相，诸侯相也。素夺，谓先不假之威权也。”⑩孟康曰：“二千石不以故纵为罪，所以优也。”

孝宣皇帝爱其良民吏^①，有章劾，事留中，会赦壹解^②。故事，尚书希下章，为烦扰百姓，证验系治，或死狱中，章文必有“敢告之”字乃下^③。唯陛下留神于择贤，

记善忘过，容忍臣子，勿责以备^④。二千石、部刺史、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，人情不能不有过差，宜可阔略^⑤，令尽力者有所劝。此方今急务，国家之利也。前苏令发^⑥，欲遣大夫使逐问状，时见大夫无可使者^⑦，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。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，宜豫畜养可成就者，则士赴难不爱其死；临事仓卒乃求，非所以明朝廷也。

①师古曰：“良，善也。良人吏，善治百姓者。”②师古曰：“不即下治其事，恐为扰动，故每留中。或经赦令，一切皆解散也。”③师古曰：“所以丁宁告者之辞，绝其相诬也。”④师古曰：“不求备于一人也。”⑤师古曰：“当宽恕其小罪也。”⑥师古曰：“谓苏令等初发起为盗贼也。”⑦师古曰：“谓见在大夫皆不堪为使也。”

嘉因荐儒者公孙光、满昌及能吏萧咸、薛修等，皆故二千石有名称。天子纳而用之。

会息夫躬、孙宠等因中常侍宋弘上书告东平王云祝诅，又与后舅伍宏谋弑上为逆，云等伏诛，躬、宠擢为吏二千石。是时，侍中董贤爱幸于上，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缘，傅嘉劝上因东平事以封贤。上于是定躬、宠告东平本章^①，掇去宋弘，更言因董贤以闻^②，欲以其功侯之，皆先赐爵关内侯。顷之，欲封贤等，上心惮嘉，乃先使皇后父孔乡侯傅晏持诏书视丞相御史^③。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：“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，众庶匈匈，咸曰贤贵，其余并蒙恩^④，至今流言未解。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，宜暴贤等本奏语言^⑤，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，考合古今，明正其义，然后乃加爵土；不然，恐大失众心，海内引领而议。暴平其事，必有言当封者，在陛下所从；天

下虽不说，咎有所分^⑥，不独在陛下。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，其事亦议。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，众人归咎于永，先帝不独蒙其讥^⑦。臣嘉、臣延材弩不称，死有余责^⑧。知顺指不违，可得容身须臾^⑨，所以不敢者，思报厚恩也。”上感其言，止，数月，遂下诏封贤等，因以切责公卿曰：“朕居位以来，寝疾未瘳^⑩，反逆之谋相连不绝，贼乱之臣近侍帷幄。前东平王云与后谒祝诅朕，使侍医伍宏等内侍案脉^⑪，几危社稷，殆莫甚焉^⑫！昔楚有子玉得臣，晋文为之侧席而坐^⑬；近事，汲黯折淮南之谋。今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，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之故^⑭。赖宗庙之灵，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，咸伏厥辜。《书》不云乎‘用德章厥善^⑮。’其封贤为高安侯、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、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。”

①师古曰：“定谓改治也。”②师古曰：“掇读曰剡。剡，削也，削去其名也。音竹劣反。”③师古曰：“视读曰示。”④师古曰：“言董贤以贵宠故妄得封，而躬、宠等遂蒙恩。”⑤师古曰：“暴谓章露也。”⑥师古曰：“说读曰悦。”⑦师古曰：“蒙，被也。”⑧师古曰：“称，副也。”⑨师古曰：“违，逆也。”⑩师古曰：“瘳，差也，音丑留反。”⑪师古曰：“案谓切诊也。”⑫师古曰：“几音钜依反。殆亦危也。”⑬师古曰：“已解于上。”⑭师古曰：“悉，尽也。务聪明者，广视听也。厌音一涉反。”⑮师古曰：“《商书·盘庚》之辞也。”

后数月，日食，举直言，嘉复奏封事曰：

臣闻咎繇戒帝舜曰：“亡敖佚欲有国，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机^①。”箕子戒武王曰：“臣无有作威作福，亡有玉食；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，人用侧颇辟，民用僭慝^②。”言如此则逆尊卑之序，乱阴阳之

统，而害及王者，其国极危。国人倾仄不正，民用僭差不壹，此君不由法度，上下失序之败也。武王躬履此道，隆至成康^③。自是以后，纵心恣欲，法度陵迟^④，至于臣弑君，子弑父。父子至亲，失礼患生，何况异姓之臣？孔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^⑤。”孝文皇帝备行此道，海内蒙恩，为汉太宗。孝宣皇帝赏罚信明，施与有节，记人之功，忽于小过^⑥，以致治平。孝元皇帝奉承大业，温恭少欲，都内钱四十万万，水衡钱二十五万万，少府钱十八万万^⑦。尝幸上林，后宫冯贵人从临兽圈，猛兽惊出，贵人前当之，元帝嘉美其义，赐钱五万^⑧。掖庭见亲，有加赏赐，属其人勿众谢^⑨。示平恶偏，重失人心，赏赐节约。是时外戚赏千万者少耳，故少府水衡见钱多也^⑩。虽遭初元、永光凶年饥谨，加有西羌之变，外奉师旅，内振贫民，终无倾危之忧，以府臧内充实也。孝成皇帝时，谏臣多言燕出之害^⑪，及女宠专爱，耽于酒色，损德伤年，其言甚切，然终不怨怒也。宠臣淳于长、张放、史育，育数贬退，家赀不满千万，放斥逐就国，长榜死于狱^⑫。不以私爱害公义，故虽多内讷，朝廷安平^⑬，传业陛下。

①师古曰：“《虞书·咎繇谟》之辞也。言有国之人不可傲慢逸欲，但当戒慎危惧，以理万事之机也。敖读曰傲。”②师古曰：“《周书·洪范》载箕子对武王之辞也。玉食，精好如玉也。而，汝也。颇，偏也。僭，不信也。慝，恶也。”③师古曰：“言武王能履法度，故至成康之时，德化隆盛也。”④师古曰：“陵迟即陵夷也，言渐颓替也。”⑤师古曰：“《论语》载孔子之言也。道，治也。千乘谓兵车千乘，说在《刑法志》。”⑥师古曰：“忽，忘也。”⑦师古曰：“言不费用，故蓄积也。”⑧师古

曰：“此言虽嘉其义而赏亦不多。”⑨师古曰：“掖庭宫人，有亲戚来见而帝赐之者，属其家勿使于众人中谢也。属音之欲反。”⑩师古曰：“见在之钱也。”⑪师古曰：“燕出谓微行也。”⑫师古曰：“榜，笞击也，音彭。”⑬师古曰：“虽有好内之讥，而不害政也。”

陛下在国之时，好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上俭节，征来所过道上称诵德美，此天下所以回心也①。初即位，易帷帐，去锦绣，乘舆席缘绋纆而已②。共皇寝庙比比当作③，忧闵元元，惟用度不足④，以义割恩，辄且止息，今始作治。而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，又为贤治大第，开门乡北阙⑤，引王渠灌园池⑥，使者护作⑦，赏赐吏卒，甚于治宗庙。贤母病，长安厨给祠具⑧，道中过者皆饮食⑨。为贤治器，器成，奏御乃行，或物好，特赐其工，自贡献宗庙三宫，犹不至此⑩。贤家有宾婚及见亲，诸官并共⑪，赐及仓头奴婢，人十万钱。使者护视，发取市物，百贾震动⑫，道路讙哗，群臣惶惑。诏书罢苑，而以赐贤二千余顷，均田之制从此堕坏⑬。奢僭放纵，变乱阴阳，灾异众多，百姓讹言，持筹相惊⑭，被发徒跣而走，乘马者驰，天惑其意，不能自止。或以为筹者策失之戒也。陛下素仁智慎事，今而有此大讥。

①师古曰：“望为治也。”②师古曰：“绋，厚纆也，音徒奚反。”③师古曰：“共皇，哀帝之父，即定陶恭王也。比比犹频频也。共读曰恭。”④师古曰：“惟，思也。”⑤师古曰：“乡读曰向。”⑥苏林曰：“王渠，官渠也，犹今御沟也。”晋灼曰：“渠名也，在城东覆盎门外。”师古曰：“晋说是。”⑦师古曰：“护，监视也。”⑧师古曰：“长安有厨官，主为官食。”⑨如淳曰：“祷于道中，故行人皆得饮食。”⑩师古曰：“三宫，天子、太后、皇后也。”⑪师古曰：“见亲，亲戚相见也。并供，言百

官各以所掌事及财物就供之。共读曰供。”⑫师古曰：“贾谓贩卖之人也。言百贾者，非一之称也。贾音古。”⑬孟康曰：“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，皆有顷数，于品制中令均等。今赐贤二千余顷，则坏其等制也。”师古曰：“苑，古苑字。堕音火规反。”⑭师古曰：“言行西王母筹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安用彼相矣①！”臣嘉幸得备位，窃内悲伤不能通愚忠之信；身死有益于国，不敢自惜。唯陛下慎己之所独乡，察众人之所共疑②。往者宠臣邓通、韩嫣③骄贵失度，逸豫无厌，小人不胜情欲，卒陷罪辜④。乱国亡驱，不终其禄，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。宜深览前世，以节贤宠，全安其命。

①师古曰：“《论语》称季氏将伐颛臾，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，孔子以此言责之，以其不匡谏也。”②师古曰：“乡读曰向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嫣音偃。”④师古曰：“卒，终也。”

于是上寝不说①，而愈爱贤，不能自胜。

①师古曰：“寝，渐也。说读曰悦。”

会祖母傅太后薨，上因托傅太后遗诏，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，益封贤二千户，及赐孔乡侯、汝昌侯、阳新侯国①。嘉封还诏书②，因奏封事谏上及太后曰：“臣闻爵禄土地，天之有也。《书》云：‘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③！’王者代天爵人，尤宜慎之。裂地而封，不得其宜，则众庶不服，感动阴阳，其害疾自深④。今圣体久不平，此臣嘉所内惧也。高安侯贤，佞幸之臣，陛下倾爵位以贵之，单货财以富之⑤，损至尊以宠之⑥，主威已黜，府藏已竭，唯恐不足。财皆民力所为，孝文皇帝欲起露台，重百金之费，克己不作。今贤散公赋以施私惠，一家至受千金，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，流闻四方，皆同怨之。里谚